

清澈的爱和钢铁般的信仰

——读程文胜诗集《金铜花瓣》

■丁晓平

读有所得

“诗歌从来都是最高级的文体，能使母语充满智慧和音乐性。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和语言的流动性，都集中在民众广为流传的诗歌之中。诗把最美的词汇和表达创造出来，民族语言因此新鲜而不僵化。如果文学是一座高大的殿堂，诗歌便是穹顶上让阳光照耀大堂的天窗。”在程文胜新著诗集《金铜花瓣》的后记中，读到其对诗歌在文学上的文体地位、艺术价值的上述评论时，作为一个同样深深热爱诗歌、每每以诗人之名为荣的作家，我仿佛此刻正置身于文学殿堂举头仰望穹顶的天窗，看到一束灿烂的阳光照亮了自己青春梦想——写诗，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文胜是我的师兄，高我一届，在原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读书时就曾在著名文学期刊发表中篇小说。如今已经毕业30多年，他一直诗心未泯，在诗歌的花园中辛勤耕耘，坚持把这美好的事情做到底，成就《金铜花瓣》，百花齐放，芬芳四溢，令人钦羡又佩服。诚如文胜所言：“我写军旅诗是有读者目标指向性的，那就是为战士而歌，为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人而歌。这个思想基点和逻辑起点，让我的创作远离玄幻和炫技，去追求一种现场感、画面感、动态感，直奔主题，直抒胸臆，尽力以一种中国式军事文艺的美学追求，寻求读者的共情共鸣。”对文胜的诗观，我深以为然。

在中国诗歌的版图中，军旅诗歌自古至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且始终以强烈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铁血气概，成为历代军旅诗人与读者共情共鸣的情感基础和价值根本。文胜深谙中国军旅诗歌的优良传统，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天然地带有强军制胜的士兵味道和家国情怀，追求的正是新时代军人深植骨髓的“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当代价值。比如，在开篇诗作《谋兵未

来战场》中，作为一名作战参谋的他向读者敞开心扉：“我的生活没有钢枪/没有蛇形移动/没有凌空敏捷的跳跃和呐喊/相比戈壁深处的迷彩森林/我更熟悉鼠标和按键/熟悉目标、参数、态势、沙盘/我是一名战略参谋/在和平年代的机关里/我以另外一种方式亮剑/值守、处置、研判、胜算/结合孙子孙膑对话/静观战争迷雾在时代的天幕中/时隐时现……”不用歌唱厉兵秣马，只在忧患中枕戈待旦，就“让一场未来的战争真实逼近/那一刻，我忽然愧为书生/忽然渴望哪怕变成一颗击发的子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铿锵有力的诗句，如同强军的号角在军营的天空嘹亮地吹响。

文胜的思维敏捷又宽阔，情感细腻又丰富，军营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点点滴滴都能在他的心中如花般绽放出点燃的诗意，都能在他的笔下点石成金化作美丽的诗行。比如刺杀、冲锋、抢滩登陆、武装越野、红蓝对抗、兵棋推演、战歌、舰长的晚餐、迷彩服，等等，我们都能在他的诗歌中看到不一样的军营风情，体味出非同一般的战斗意境。《冲锋》中埋伏于高地的老班长那“对峙的眼神/如焊接的弧光般寒冷/形如金刚的血肉之躯/隐藏柔软的部分”，而《狙击手》“一旦隐藏，便如子弹压进枪膛/黑洞洞深不可测/一生的能量皆被压缩被禁锢/蓄势待发，深藏不露……让一次冷峻的奔跑/获得更持久的力量和方向感”。军营是歌声的海洋。《战歌》在文胜的诗歌中是“青春的嗓音/只瞄准一个音调/旋律和歌词服从于气势/气出丹田/不能冲上的高音/便是血脉贲张的吼/如同面向高地/抄起爆破筒迎着弹雨冲锋……江河一样滚滚奔流/正步与心跳/节奏和眼神/清澈的爱和钢铁般的信仰/每一声吼都激荡苍穹……”用心读来，不禁眼前一亮，心头也为之一振。

摆在面前的《金铜花瓣》，分为强军号角、战旗如画、士兵宣言、红军制造、生活微光、春天的歌唱6个篇章，就像6片带着露珠的金色花瓣，盛开在我们的面前，无粉饰、未雕琢，本色本味，甚至带着一丝青翠欲滴的稚嫩。但不可否认的

是，文胜的诗歌中流淌着强大而绵长的红色基因。比如，在《草鞋勇士》《铜制烟锅》《松潘草地》《塔山阻击》《青春背影》《长津湖》《绑腿》《标语》《草鞋》《梭镖》《针线包》等作品中，诗人胸怀悲壮的虔诚和无限的敬仰，对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表达了深切的怀念；在《三块弹片》《河谷里的誓言》《生命的高度》《飘向高原的歌谣》《连长和他的妻子》等作品中，诗人则怀揣深沉的忧患和无比的崇敬，对现实的军营和士兵唱响英雄的赞歌。在这些短小精悍的诗歌中，军魂如同照亮夜路的火把，在诗人的血液中熊熊燃烧，那是诗人深沉的爱和热切的追寻，也是诗人由家及国的心灵跃迁和匹夫有责的初心使命，“让血如钢水沸腾/脊梁如钢锭坚韧”。

“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文胜的诗歌中也有他与众不同的“风花雪月”，那是士兵的沙场雄风、战地黄花、爬冰卧雪和披星戴月。比如，在《士兵宣言》中，诗人写道：“我身上的每一块骨骼/也是制式的/雪山冰冻过的胫骨/炮火炙过的肩膀/还有倔强的头颅/不屈的脊梁/这使我的体魄更接近一名/割草成武的勇士”；在《今生的最高价值是做一个正数》中，诗人这么写道：“我也是一个数字/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符号/我知道自身的卑微/但不简单地生活/做一个成全他人的正数/而不是拖累别人的负数/是我今生的最高追求”；在《凡人英雄》中，诗人又写道：“我们心里总会装着这样一个人/每当想起的时候/眼里总是湿湿的/心里总是暖暖的/每当想起的时候/就会反复叮嘱自己/今生今世啊/即使谁也不知我的姓名/也一定要做这样的人/好人”。读着这样旷达、宁静、宽容的诗句，我们的心灵仿佛接受了一次洗礼，我们的思想怎能不被其触动，我们的行为又怎能不随之高尚起来呢？如此诗意的栖居，不正是人类崇尚的真善美吗？我相信，诗歌赋予我们生活中的微光，就是生命赋予我们的希望。

“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文胜说，他诗歌的代表作就是《金铜

花瓣》。在他看来，“金铜花瓣”这4个字就是一首诗，内涵丰富、气的生动。其实，书名《金铜花瓣》来自于他的一首问题诗歌，诗中讲述了抗日战争背景下，他的父辈和金色的村庄不屈不挠、英勇战斗的悲壮往事：“一只只渗血的草鞋在枪刺上翻飞/赤脚下黄金遍野如潮水涌动/号角彻空/响遏行云/漫天金铜花瓣照亮整个山谷……/我呢，我会在城市边沿幸福地流泪/并且急切奔走/我的脚印闪耀着草鞋的品质/它们温顺似水/而又锋如麦芒……”我相信，这是文胜的心声，也是他清澈的爱和如钢铁般的信仰之所在，因为金铜花瓣不仅照亮了他青春的征途，也照亮了他的军旅人生。

军旅诗源于军事活动和军人生活，其思想内核则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胜说：“历史地看，军事文化的核心是战斗性，是‘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无悔奉献，是‘一卷旌收千骑虏，万全身出百重围’的无畏胆识，是‘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无上光荣，是‘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无私情怀。”长期在机关工作的文胜，既能从宏观上感受到强军兴军步伐的波澜壮阔，又能从微观上体察到基层一线练兵备战的生龙活虎，因此他诗歌创作的视野自然而然地站在了高处，意境更加宏阔，文字更加生动。他的创作既扎根历史，又聚焦现实，从未主观臆造杯水风波的生活状态，也从未哗众取宠地虚拟晦涩的哲学思考，更远离了暗潮汹涌的暴力文化，从里到外渗透着战士的爽朗、明快和干练，展现的是一种“大我”的冷峻和浪漫。因此，文胜的诗歌干净又从容，透明又简洁，看上去好像一杯白开水，喝起来却有清淡淡淡的盐的味道。细细品尝，那是军人的味道，是军营的味道，是汗水伴随着硝烟的味道。我相信，那就是军队的烟火气，也是士气。诚如《士兵宣言》中所言，“士兵的歌/越整齐越震撼/越简洁越壮美”。文胜用他清澈的诗歌证明了自己，并且给奋进向未来的人们带来钢铁般的精神力量。

一瓣心香

春节刚过，料峭中的暖意便如丝如缕般向我们靠近了。伫立在二十四节气新的起点，轻轻揭下那页散发着清新气息的日历，一声“立春了”仿若开启春日之门的密钥，引领我们步伐轻快地踏入又一个春天。不经意间，那如柔荑般的春风已悄然潜入心底，丝丝缕缕的春意宛如灵动的舞者，在眼眸所及之处摇曳生姿。仿佛就在刹那间，城乡村寨、军营哨卡都被这蓬勃的生机点燃，处处洋溢着喜悦和希望。

时光长河中，人类一次次以春为起点，踏上周而复始的季节之旅。其间，数不尽的生命体验，在灵魂的共鸣与震颤中，化作传颂千古、朗朗上口的诗句，绘就动人心弦、过目难忘的画卷。在我们记忆的宝库中，究竟有多少信息与春风的轻柔、春雨的润泽、春眠的静谧紧密相连？又有多少思绪与春日的希望曙光、期待的殷切心跳、憧憬的美好愿景以及梦想的璀璨华光相互交织？先贤们凭借对季节的挚爱与深刻洞察，创造出一首首诗章、一段段旋律、一幅幅画卷、一个个故事。这些与春天有关的艺术符号恰似无形的丝线，一次次拉近我们与春天的距离，又似智慧的烛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启示我们应如何珍视这稍纵即逝的春光，如何在寸寸光阴里精心雕刻军旅人生。

当我们在岁月中寻觅春天的足迹时，又何尝不是在探寻自我。年轻的战友，当你凝望营区中那些尚显光秃的枝丫，可曾知晓，在那军号声声回荡的地方，一场悄无声息的交接仪式正在进行——冬天的霜寒正缓缓褪去，春天的温润已然降临；当你迎着演训途中漫天的风雪奋勇前行，可曾看见在风雪肆虐的尽头，一抹春光正与你一路同行；当你伫立哨位或行进在巡逻途中，可曾察觉俏皮的春姑娘正在某个角落，将希望与祝福播撒在无垠的天空。

立春了！春天带着四季的思念，正笑意盈盈地向我们每个人奔赴而来。让我们掸去往昔的尘埃，让春天轻盈地步入心灵的圣殿；让我们把新年那洁白无瑕的诗笺徐徐铺展，在春天温暖而宽厚的掌心，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许下对未来的坚定誓言……

在这立春的時刻，田野间的冻土开始渐渐松动，似在为即将破土而出

军营春早砺兵心

■雷从俊

的新芽让出通道。农民们默默筹划着新一年的农事，准备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公园里，植物已在枝头悄悄孕育着叶片和花苞，只等春雷的召唤，便会将积蓄了一冬的力量尽情释放，绽放出绚烂缤纷的色彩。军营里，战士们在训练场上虎跃龙腾，那一颗颗晶莹的汗珠，在春日的映照下闪烁着光芒。他们用坚毅和忠诚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也守护着春天里的每一份美好。

站在立春的季节上，回首过往，冬日的凛冽与艰辛已化作成长的基石；眺望未来，春天的无限可能在眼前徐徐铺展。让我们怀揣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执着，紧跟春天的步伐，让每一段旅程充满生机与活力。让军徽作证，让青春列阵，向着建军一百周年奋斗目标，在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演奏属于自己、属于军营、属于这个时代的华彩乐章。

春联抒豪情

■韩光

“白”形成鲜明对比，增强了红军战士的自豪感和荣誉感。

1930年10月，蒋介石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纠集1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余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共歼敌1.5万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1931年春，毛泽东写下《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千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2月17日是大年初一，红军召开“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迎新春大会”，毛泽东为此特意写了一副春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横批“热烈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迎新春大会”。这副春联振奋人心，发人深省，鼓舞士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成了我军开展游击战的16字方针。

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不愿

做奴隶的人们，都愿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抗日战争时期，抗日与革命成了春联的主旋律。“万众一心齐抗日，众志成城保家园”体现了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敌的坚定信念，“驱逐日寇还我河山，抗战到底卫我中华”表达了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决心。“帮助游击队作战，不给伪政权纳粮”说出群众的心声，“荷锄头多生产克服困难，捐枪杆上前线打倒日寇”反映后方与前线同仇敌忾，“东风吹起冲锋号，刺刀挑破太阳旗”“除旧岁保卫国家旧山河，过新年创造华夏新中国”展望未来，鼓舞士气。“驱逐日寇，最后胜利”因言简意赅，在春联中使用较多。在山西省沁县，土地门上贴有春联“土地也抗战，早已上前线”。

1942年，延安群众贴的春联不仅传达民众关切，也更具宣传教育意义。“自由平等除旧岁，民主政治过新年”“过新年坚持抗战到底，除旧岁反对妥协投降”“有牛有地有劳动家家足食，自种自纺自织布个个丰衣”，这些春联散发着浓厚的节日气息，勾勒出延安群众内心的自信与激情，切实起到识字课本与政治课本的教育作用。

1942年5月，日寇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不幸牺牲。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其牺牲地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山西省左权县群众立场坚定、斗志旺盛，贴的春联极具战斗性，如“顽固分子猖獗未已须要提高警惕性，革命群众力量雄厚定能压倒反动派”“反对阴谋分裂巩固抗日阵营，拥护国共合作争取最后胜利”“顽固分子阴谋毒计害忠良，爱国志士赤胆忠心保祖国”。

解放战争时期，受压迫的民众看到新生的曙光，有的春联表达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壮志豪情，如“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有的春联体现了群众对党的热爱和感激之情，如“翻身全靠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有的春联抒发了对军属的尊崇和对战士的赞美，如“军属门上光荣匾，战士胸前英雄花”。

随着时代变迁，春联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丰富的精神内涵。重温革命战争年代的春联，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激励自己拼搏奋斗，为强国强军作出应有的贡献，谱写精彩的生命华章。

文化视界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写春联、贴春联是春节的重要文化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无联不成春，有联春更浓。春联不仅营造喜庆氛围，还寄托着祈求好运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愿望。革命战争年代的春联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反映了受压迫的劳动大众的强烈期盼，抒发了战斗者的壮志豪情，成为渴望站起来的人们的“宣言书”“进军号”。

1928年春节前夕，井冈山一些人家里贴上了大红春联。喜庆的春联上没有文字，只画了圆圈。毛泽东同志走进茅坪一户人家打听，才知道这个山坳里没有春联，毛泽东听后，饱蘸浓墨，写下18个大字，上联是“大刀梭镖铲除旧世界”，下联是“斧头镰刀开创新乾坤”。这个春节，朱德同志是和战士们一起过的，以切身感悟挥毫写下春联：“红军中官兵穿着薪饷一样，白军里将士饮食起居不同。”“红一

过年

■马立刚

小时候过年，跟着大人乐呵，年成了心底的盼望。每当馋肉的时候，特别盼过年。

1993年12月，我入伍离家那天，母亲凌晨起来蒸了一锅粘豆包。她说：“吃粘豆包，学独立做人。过年时，妈把肉给你留着。”

新兵连过年时，连长特别表扬了饲养员。那年，我把连队杀猪的事和连长说应该感谢饲养员的话，同以连为家、连兴我荣、一家不圆万家圆等一堆道理，以及从未感谢过父母恩的愧疚之情写进家信。写到自己扎根海岛、建设海防的决心时，我还引用了诗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那封信写完，我感觉未来的舞台变得广阔，自己也长大了。

接到回信已过正月。回信是识字不多的父亲请人写的，据说还经过父亲的审核。父亲生怕他让写的“在部队要肯吃苦别怕亏、家中平安勿念”这些话，别人给弄错。

1998年春节，已是军校学员的我，入伍后第一次回家过年。我戴着红彤彤的学员肩章，还拿盛开水的牙具缸熨烫了军装。

那年，我成为村里的“部队代言人”，逐一回答乡亲们关心的事，把自己的经历说给大家听。后来，村里掀起参军热，老郭家大儿子、老董家二孙子都参军了。那年，我也听到了好多关于我的事。母亲说，每年除夕她都在桌上给我摆一副碗筷。父亲自豪地指着墙上贴的年画说：“这是乡里送的，看着它就感觉老儿子在身边。”信

息蜂拥进入我的耳朵，鼻子酸酸的。

那年元宵节，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份痛，让我至今无法释怀。

因怕我在部队分心，父亲生病的事谁都没跟我说。父亲进医院抢救前，还叮嘱家人不许告诉我。他说：“儿子当兵，是国家的人！”我春节回家前，他又告诉我家人不能说生病的事。一直蒙在鼓里的我，带着满心喜悦走进家门，父亲还迎面给了我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

正月初六，父亲发病卧床。我建议上医院，父亲说他休息一下就好。当天傍晚，医生来家里给父亲挂吊瓶。临走时，医生和母亲在外屋嘀咕着什么，不让我听到。

正月初十，母亲转达医生的话：“早点准备后事吧。”我瞬间感觉天塌了。面对父亲的病，我什么事也做不了。母亲提醒我：“给你爸多讲讲部队的事吧。”

我讲刚入伍时登登陆艇在海上吐得肚子空空的苦，第一次到炊事班帮厨把菜认错的囧，第一次演讲获得冠军时的笑；讲海岛的潮起潮落，春天丁香花开时我用扇贝壳铺成“北京路”，秋天日落时我半夜戴扫帚、凌晨扫院子；讲晚上我在卫生间熬夜复习功课……父亲静静地听着，有时嘴角含笑。有时眼角有泪，有时会慢慢睡着。正月十五，躺在炕上的父亲迷迷糊糊地望向挂在房间里的军装，发出喃喃细语，我一句也没听懂。母亲告诉我：“你爸想看你穿军装的样子。”我忙把军装换上，笔挺地站在炕前，让父亲看。大姐眼里噙着泪水，说：“爸笑了！”父亲的嘴角微微抽动，母亲握着父亲的手，对我说：“你爸说，好，放心了。”20时左右，父亲像是想起什么，静静地看了一会儿母亲，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身在军旅多年，离家越来越远。守边防的日子，单位成了“家”。过年时，我把思念埋在心底。每次和母亲通话，我都能感受到她的自豪。后来，母亲离世，留给我无尽的怀念。

休假返乡，我把荣立二等功的喜悦摆在父母墓前，向他们报喜；领着他们未见过面的孙女，给他们磕头；把抗洪抢险、风雪之夜救人、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等等，在一炷香的时间里，悉数说给他们听。

国防纪事



高歌欢庆新春来(中国画)

杨文军作